

广告公司高级白领失恋后只想
设计夺爱痛苦沉沦爱情付出生命……
制造一个自己的少女被人设计挽回丈夫的
年轻纯洁的女演员为挽回丈夫的
美丽放荡的女演员

姻缘

庄羽 著



漓江出版社

I247.57/580



遍地姻緣

庄羽 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遍地姻缘 / 庄羽著.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5.1

ISBN 7-5407-3324-1

I . 遍... II . 庄...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135758 号

遍地姻缘

责任编辑: 刘文莉 邹湘侨 美术编辑: 罗 云

责任校对: 邹湘侨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 541002

电话: 0773-2821573 2863978 (发行部) 2862090 (邮购)

传真: 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bs@public.gj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50 1/32 开

字数: 110 千字 印张: 8.5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册

书号: ISBN 7-5407-3324-1 / I · 2000

定价: 18.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遍地姻缘

00

迄今为止，我养过一只狸猫，她在一岁三个月的时候被野猫搞大了肚子，大概没脸回来见我，只在阳台的废纸箱子里留下一窝贼眉鼠眼的后代，从此音讯全无。后来，我又养过一条公狗，叫晃悠，虽然咬牙给它上了户口，但由于它的身形过于庞大，在去年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从文斗转向武斗之后，最终成了牺牲品。我至今记得那一天当我怀揣着五千块钱哭天抢地地跑到派出所去要狗的时候那个胖子扔给我的白眼，就像我的晃悠拐走了他的老婆。那个家伙挥舞着短粗的胳膊，对着所长办公室的方向宣誓：“就算我丢了工作也不能徇私枉法叫你带走这条狗！”我当时想，把我养的狗还给我居然还枉法了？简直强盗！为了填补我内心的失落，那天回来的路上我顺手在一个人的自行车车筐里抄走了一只看上去刚孵出来不久的鸭子塞进口袋，若无其事地溜达进了家门……

我至今不知道这鸭子的性别，但我给它取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嘎嘎。

有一种人，曾经在你的生命里出现，给了你亲情和爱情，他不求回报，所以哪怕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你也永远觉得他亲切、踏实……我想这就是爱。

在时过境迁的现在。我站了很久很久，游

在我梦里，在我梦里，
在我们恋爱的日子里，在我们恋爱的日子里，无数次了，

你能想象我在每天晚饭以后拿根红色的绳子拴住嘎嘎的脖子，在草坪上遛它的场面吗？它扭着肥硕的屁股昂首阔步的样子颇有风度，在我的精神指引之下，它目空一切，甚至敢于将一切对它产生兴趣并且企图靠近它看个究竟的各种犬类追得抱头鼠窜，有时候我在一边看它呼扇着翅膀快速奔跑时的样子，简直担心它会一不留神像个野鸭子那样飞起来。可惜奇迹一次也没有出现过，而嘎嘎最后总是会被缓过神来的大狗小狗们又追回到我的身边，一猛子扎进我怀里，嘎嘎嘎嘎地叫个不停。

那一天的傍晚，我像往常一样，给嘎嘎洗过澡之后带它到草坪上散步，中间在我跟几个邻居讨论下个季度的物业费是交还是不交的时候，一个没留神，嘎嘎独自溜达着上了马路，一声刺耳的刹车声之后，我听到了嘎嘎绝望的惨叫。



遍地姻缘

Q6

01

有一种人，曾经在你的生命里出现，给你亲情和爱情，他不求回报。所以哪怕经历了沧桑繁杂的变迁，你永远都觉得他亲切、踏实……我想这就是爱。

还没等我走近，从车里跳出一个浓妆艳抹的家伙，指着嘎嘎肆无忌惮地向周围吆喝：“这是哪来的家禽啊？”我听了大为不快，抱起惊魂未定的嘎嘎跟她纠缠起来：“嘿，怎么说话呢这是！什么家禽，这是我养的宠物。”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我说，你也忒无聊了吧，菜市场里三十块钱买的比你这可肥多了。”

嘎嘎并无大碍，受了惊吓在我的怀里不停地抖动，我将它放到地上，鼓励它走上两步。“嘎嘎，走两步，看看有事没有。”

“就一只破鸭子，你还想讹我怎么着？”她在一边不满意地嘟囔着。

果然，嘎嘎的一条腿走起来有些跛，我重新抱起它检查，大概是扭到了。我拿眼角的余光看着面前这个年轻女子，心里盘算着该不该跟她较劲。说实话，嘎嘎看起来没多大问题，但这家伙的态度实在叫我不能接受。就在我还没拿定主意的时候，那家伙又开口了：“到底怎么着，说话。”她的语气听起来很不

在时过境迁的现在。我站了很久很久，在我的梦里，

在我们恋爱的日子里，在我们以前演练过无数次了，

耐烦。“就算是给轧死了，我大不了赔你一只。”

“八成是骨折了，”我肯定地说道，“丫最近缺钙。”

“神经病！”她显得很气恼，骂了一句转身钻回了车里，准备离开。“以后把家里的鸡鸭看好了，跑大街上算怎么回事啊，你当这是你们家菜园子啊？”她不但盛气凌人而且出言不逊，我运足了一口气，正打算甩开腮帮子跟她理论一番，不想，她的汽车像半身不遂似的颤抖了几下之后居然风一样开走了，我只好对着她离开的方向啐了口浓痰，准备离开。

我扭头还没走出几步，一辆巨大的货车载着重物呼啸而过，接着是尖锐的金属之间急速摩擦的声响，再回头看时，那漂亮小姐开的红色汽车已经翻倒一边，货车似乎想都没想，继续呼啸而去。

当时当刻，除了“活该”二字我再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语言了。我抱上嘎嘎，跟着人群一起上前打算看个究竟。

殷红的血从车厢里开始渗透出来，刚才在我面前牛气冲天的小姐死人一样趴在方向盘上，围观的众人七嘴八舌地张罗着报警。

一阵闷雷从头顶滚过，还没容人们考虑，雨滴就已经急不可待地摔了下来，砸在脸上生疼，众人一哄而散，只有我和嘎嘎站在那里。

遍地姻缘

◎1

有一种人，曾经在你的生命里出现，给了你亲情和爱情。他不求回报，所以哪怕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你也永远都觉得他亲切、踏实……我想这就是爱。

警车一点不含糊，马上就到了，那个曾经对着所长办公室方向宣誓的胖子跳下车来，直接就问我：“怎么回事？”

“撞了。”我简短地回答他，扭头再向后看，急救车也到了，“又跑了。”我转过头来又对着胖子补充了一句。

天空好像一个巨大的漏斗，嘎嘎在我怀里有些喘不过气了，我看了看那女孩的脸，不知道她死了没有，趁着人们把她抬上急救车的工夫，我凑到那个胖子跟前。“警察同志，那车号我记下了。”一边同他说话，两个医务工作者也过来，不由分说将胖子的衣袖扯下，我才发现原来在往外搬那女孩的过程当中胖子的胳膊被划开一个豁口，血水和着雨水一起刷刷地流到地上，另一个警察过来，将我和嘎嘎带到车上，记下了我说的车号，把我我和嘎嘎送到了楼门口。

时光荏苒，一晃就是几个月，嘎嘎的腿早就不瘸了，我也把那个倒霉的小妞忘了一个干净，要不是那天胖子警察带着她找上门儿来，我也许根本就不会认识方童童，自然也就不会稀里糊涂地帮着她操持这个破公司弄得自己晕头转向。不过生命中的意外又有谁能说得清呢，就好像如果不是突然有了倒霉的禽流感，嘎嘎也不会英年早逝一样。

在时过境迁的现在。我站了很久很久，苏
久违的感动，好像这种我看着他一点点走远的情节之前演绎过无数次了，在我们恋爱的日子里，在我的梦里，

02

以上是我跟童童的相识过程，之前我根本不相信报纸上写得那些所谓的一男一女骑自行车在大街上相撞了开始吵得不可开交过了两个月手牵手去领结婚证书的所谓姻缘，我跟方童童熟识的方式虽然没有姻缘那么浪漫，我想等我们都老了的时候也够我们回忆好些日子的。

托了方童童的福，好歹我现在大步跨进了中产的门槛，抛开跟她一起干的缺德事儿不说，她对我是有着知遇之恩的。

方童童视我为军师。自从我们俩被命运拴在了一根绳子上之后，她凡事必来征询我的意见，这一点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或许还是我们之间友谊的一个支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是无法静下心来跟她坐在一起的。

方童童撞车前两个小时刚刚结束了她长达四年的恋爱，不是结婚，那个男的跟她分了手。从那以后她的情感拉开了从一个失败走向又一个失败的序幕，我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怀疑那天的撞车是她心血来潮给自己使的苦肉计。

我抱着暖暖站在门口，看着他一点点走远，心中竟长颤了一种

遍地姻缘

方童童泼辣、自信、狡猾、典雅、疯狂、神经质，这是我
对她的评价。

厚道、认死理、两面三刀、得理不饶人，这是她煞费苦心
为我总结的优点。她总说自己是猫，而我像狗，每当这时，我
总会想起我曾经投入心血喂养过的一猫一狗，由衷地在心里默
哀片刻。



有一种人，曾经在你的生命里出现，给予你亲情和爱情，他不求回报，所以哪怕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你永远都觉得他亲切、踏实……我想这就是爱。

在时过境迁的现在。我站了很久很久，在我的梦里，

03

星期四，久未在公司露面的方童童突然在快下班的时候出现在办公室里。这公司是方童童和她弟弟方峻一起开的，背景深厚。我跟方童童相识不久便臭味相投，被她拉了进来，名义上是她的助理，事实上，自从我来到这里，方童童几乎把她平日的工作全交到我的手里，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落得个轻闲。若不是还有方峻在公司坐镇，这公司早叫我给做没了。

“王陆，走啊，吃饭去。”她推开门，把我的桌子敲得乱颤。

我放下手里的客户资料，揉了揉酸痛的眼睛。“我说，这些日子你跑哪去了？前两天世纪公司的刘总疯了似的找你。”

“嗨，”她低下头，“我心里烦得慌，去了一趟五台山。”

“不就经历了一次失败的恋爱嘛，这都过去三年多了，你还跟自己较劲哪？恨不得地球人都知道了。”

“那不行，除了他我还没谈过别的恋爱，再说了，因为他跟我分手，我差点把命都丢了。”这番话她都跟我絮叨过不下千遍了。

遍地姻缘

6

“那你就不能豁达一点，从哪张床上倒下再换一张床爬起来不就行了！”

方童童痛苦地摇了摇头。“走吧，先吃饭去。”

我收拾了桌子，跟她一起向外走。路过方峻的办公室，他正好从里面出来。“上哪啊你们？”

“吃饭去。”

“行，你们俩吃好的也不叫上我！”方峻修长的指头在头发里捋了捋。他比我小两岁，不久以前离了婚，女儿判给了他抚养。“一块吧，你们等我一会儿。”

“你该干吗干吗去！挺大一雄性动物成天往我们女人队伍里挤，你就不能找点属于自己的娱乐项目？实在没事你早点回家替老妈看着五一好不好！”五一是方峻的女儿，五岁了，因为在五月一日出生才得了这个小名儿。

“我看着你们俩在那贫，这就是我最大的娱乐。”

“早点回家吧你，我跟王陆说点事。”

“你们俩别不是同性恋吧，怎么成天一块儿说事儿？”方峻在我耳朵边上说道。

我严肃地点了点头，叮嘱他说：“千万别再告诉别人。”

之后，我拉上方童童出了公司，留下方峻半天愣在那里。

有一种人 曾经在你的生命里出现，给你亲情和爱情。他不求回报，所以哪怕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你也永远都记得他亲切踏实……我想这就是爱。

在时过境迁的现在。我站了很久很久，在我的梦里，好像这种我看着他一点点走远的情节之前演绎过无数次了，在我们恋爱的日子里，在我的梦里。

04

“你说，我怎么就谁都看不上呢！”方童童痛苦地向我抱怨，“真的王陆，我觉得特孤独，特希望有个人能每天在我身边，就算我什么都不干，成天照顾他围着他转，我也乐意。”一边说着话，她给我夹了块排骨。

“那你要觉得谁都没有谢朝阳好，你就再跟他谈谈不行吗？他不是一直也没找到合适的吗？”

方童童摇头。“我现在连他也瞧不上，成天婆婆妈妈，除了搞事业还是事业，跟他过日子一点波澜都没有，我图的什么呀！”

“那要不你就跟我似的，养个宠物。”

“得了吧，就你那嘎嘎，成天摇着屁股跟你身边转悠来转悠去，回头一不留神再给踩了。”

“谁叫你养鸭子了？你不会养条狗？”

“那还不如养个孩子呢！”说到这里她夹起一只大虾，又扔了回去，忽然异常兴奋。“对呀！养个孩子！这个主意挺不错

遍地姻缘

有一种人，曾经在你的生命里出现，给予你亲情和爱情，他不求回报，所以哪怕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你也永远都觉得他亲切、踏实……我想这就是爱。

的，你说呢？”

我吓了一跳：“啊？你不会吧，孤儿院的孩子性情都比较古怪，你还是等以后自己生一个吧。”

“谁说领养啦？我说的就是自己生！”

“别逗了你，说得容易，你跟谁生？大街上随便抓一个人家就能跟你生孩子？你不是还得回去找谢朝阳吗？”

方童童把筷子一扔，定定地看着桌子上的菜，心里默默地盘算着什么，我已经饿了，顾不上她，一个人大吃起来。正吃



在时过境迁的现在。我站了很久很久，
在我梦里，在我的梦里。

好像这种地看着他一点点走远的情节之前演练习过无数次了，在我们恋爱的门子里，在我久违的感动，

得来劲，手机不合时宜地叫起来。我接起电话一听，靠，打错了。

已经过去了五六分钟，我抽空抬起头来看向她的时候，她还是保持着思考的姿势，忽然她身子前倾，趴到我的耳朵边儿上，问我：“你说，我假装谈一次恋爱，等有了孩子我就结束恋爱关系怎么样？”

我一口米饭喷了方童童一脸：“呸，亏你想得出来，你以为有钱就什么都能乱来呀？”

“好了，好了，吃饭吧，我知道你这个人传统，跟你也商量不出什么结果来。”她端起碗来扒拉了几口米饭，见我吃饱了，就匆匆地结了账，我们告别，各自回到家里。

在我家门口，我刚拿出钥匙准备开门，一个黑影闪到我的身边，一只手紧紧捂住我的嘴巴，另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膀。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吓坏了，腿开始发软，心脏跳得像擂鼓一般。

“开门！”他压低了声音命令我。

我试着把钥匙插进锁孔里，无奈，手不停地哆嗦，钥匙掉到了地上。

“您受累，钥匙替我捡起来，我……我这手抖得厉害。”我发现自己的声音也在发抖，“另外，您要是要钱，全在包里呢，

我抱着暖暖站在门口，看着他一点点走远，心中竟长舒了一口气。

遍地姻缘



有一种人，曾经在你的生命里出现，给予你亲情和爱情，他不求回报，所以哪怕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你也永远都觉得他亲切、踏实……我想这就是爱。

一共没多少，都拿去吧，回头把身份证给我留下就成。”

他极其迅速地从地上捡起了钥匙，塞到我手里，继续命令道：“把门开开。”

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更是沉到了冰河里。歹徒作案不外乎劫财和劫色，我已经把包都递到他怀里了，他还是坚持叫我开门，这个歹徒抢劫的目的可想而知了。

进了门，我一下子瘫坐到地上，大口地喘着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把你家里的存折、储蓄卡，还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他摸索着打开了客厅的电灯，再次命令道。

我不敢抬头，只能拿眼角的余光瞟向他。这厮戴着一个硕大的黑色口罩，眉毛浓重而向上翘起，我惊喜地发现他的紧张不亚于我。

我定了定精神，斗胆向他讲条件，说道：“好，钱我给你拿，但是你不准伤害我。”

“不伤害。”他大口地喘着气，坚决地说道。

我从地上爬起来的工夫，假装提了提裤子，把手伸进牛仔裤屁股的口袋里按了一下手机键盘上的发送键，“那行，你先在这坐会儿，”我指了指餐桌旁的椅子，“我去给你拿钱。”一转身的工夫，我把手机迅速地从领口扔进了衣服的里面。

在时过境迁的现在。我站了很久很久，落

他忽然噌地站了起来，我一个趔趄险些栽倒在地上。

“什么声音？”他重新抓住我的肩膀，警觉地向周围张望，只见刚刚睡醒的嘎嘎从窝里晃晃悠悠地爬了出来，“原来是这么个玩意儿！”他松了一口气，“我告……告诉你，我只想要钱，不想伤害你，你也不……不准伤害我！”他的嘴唇抖得很厉害，“别……别想打电话叫警察来！”

“是，好的，不叫警察来。”我哆哆嗦嗦地重复着，“大哥，你放心吧，我这是建设小区1号楼的六门，顶楼，最近的派出所在120总站那边，从120总站的派出所到建设小区1号楼的602，起码得三十分钟……再说，我也没法报警，你就放心吧，要钱我就给你……”

“你别说话，快拿钱！”他从背后搡了我一把，将我推进了卧室。

他跟我一起走进了卧室，为了打发走他，我只得从抽屉里拿出前几天刚从银行取出来准备买数码相机的五千块钱。“我就只有这些钱了，银行的钱给你存折你也取不出来。”

他想了想，收起了装钱的信封，又开始向四周打量，好像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放心吧，拿着钱走就是了，我不会报警的。”我希望他早点滚蛋。